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九輯

臺灣日記與稟啓
福建臺灣奏摺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

臺灣日記與稟啓

胡

傳

轉蒙我公遠領手諭，教以防海、防番切要機宜；備路宏規，不但為臺灣今日所嘗不易之策，且直揭其歷年勤恤屢不得手之所以然。我公目營四表，胸具六相，規劃東洋之外，被之身臨其地者大為精詳。洵乎智燭幾先，明見萬里。十謹三復，欲盡兼說。惟遇盜信稿，益令增慚耳。卑職自六月以後，復歷基隆、鵝尾、澎湖沿海各處險灘，新竹、淡水、宜蘭沿山各處營堡；往來於炎蒸瘴癘之中，首尾共六閏月。全臺疆域率已遍歷。微人先後遭病，死亡已盡；只剩孤身，孑然回省，雖尚無恙，實可憲心。第以足跡所至，每見屢年所辦勸防撫屬四者利病得失之所在，屢次條陳，與東上臺採納，尙冀稍効于慮一得之愚。乃七月以來，部中惑因疾久不愈，然然有歸志，局而必將改變。□□亦嘗懇求內渡。稟求屢再，不蒙允准，復令赴臺南充鹽務總局提調。臺灣道制械底廠助，係□□舊者在吉林時報稱道惠；仍為舊屬，義不容辭。前報空勞跋涉，茲復權轉輪留，未獲及早佈還，仍致訝惶，倍駭驚惶。而輒有所希冀而聽所者：臺灣屏藪間，斯為海疆要地；惟天子容顧東南，以備通防海事，暢晚兵機，實多勤績之大臣不能擔任而愉快。特聞我公建都東溟，巡撫海外，作萬里長城；卑職得望輶旌，趨屬官，藉勑飭事。不獨孤獨之幸，東南數省之幸，亦□□之大幸也。伏乞不時更有以教之！（九月）

致邵班卿

班卿仁兄大人閣下：

前接惠書，因僕僕不遑啓處，久稽裁答；抱歉之至！辰維侍祺萃吉，勛祉咸亨：以頌，以羨。九月初旬，曾托家虎臣兄轉寄臺灣圖說二本；想已達左右。弟於臺、澎建城置官設險駐兵之處，業已遍歷其境；知此圖不甚確實。而內山番境，放地太寬，尤誤人不淺。番境山峻而溪窄，並無平原廣野。沈文肅公謂臺地三分只開其一；乃無稽之言也！臺灣只後山尚有荒地；而民人至今不滿二百戶。此圖所載通後山之道六，皆同治十三年以後，用重兵、糜鉅餉之所開；今已阻塞不復能通，前功盡棄矣。目今通行之道，只有鳳山、枋寮之東十五里三條嶺新路一縷可達後山之巴塱衛，乃光緒十四年所開；圖中未之載也。沿海各口，圖中略載水之深淺，與南北風之能否停泊，而說中未言及形勢。弟以管見窺之，臺北之基隆，乃天生之船塢，最爲險要。滬尾次之。臺南鳳山之打鼓港又次之。輪船可以入口停泊者，只此三處。他如安平之鹿耳門，則淤塞已久。恒春之鵝鸞鼻，雖日本所垂涎，其實輪船不能久泊。後山無可泊輪船之口。埤南之東，有小島曰火燒嶼，可暫泊輪船以避北風；然隔海六十里之遠，不相聯屬。論者謂澎湖之得失，爲臺灣存亡所係。若爲敵舟所據，誠可絕臺灣南北海道之應援。然地形散漫，可以登陸之處甚多；且不生五穀，亦無草木，乃不毛之地；無水師而僅恃陸兵，恐難守也。閣下精于輿地之學，識見過人。弟以所略知者證圖說以相質正；有當與否，便中幸詳示之。論

臺灣今日之亟務，似當以海防爲重。而弟查閱全臺客勇、土勇共三十一營二十八哨，防海者三之一，防番者三之二，皆係陸營，並無水師，且無戰艦。豈以曩者滬尾擊退法兵專恃陸勇，馬江兵輪均不得力，遂因噎而廢食耶？生番癱瘓耳！轉耗如許兵力而不惜。殊不可解。自議開山以來，十有八年矣。所辦勦、防、撫、墾四大端，弁勇之死於此者以萬計。國帑之糜于此者以千萬計。而『剿』則如使貓入鼠穴以捕鼠；『防』則尺土寸地一戶一民皆欲以兵保護，與乾隆時溫福之在木果木以萬餘兵分繁千餘卡者大略相似；『撫』則惟以財帛賄之，酒肉饜之，如養驕子；『墾』則無一處報請丈地升科。而生番出草殺人則年甚一年！明明無絲毫之益，而前車覆轍，後車復蹈，至再、至三、至四，不悟、不悔，豈非咄咄怪事哉！弟自渡臺以後，往來於炎蒸瘴炙之中，首尾凡六閱月；從者三人先後道病，死亡已盡，只剩孤身。歸述所見積弊已極實在情形於上臺。請罷撫局，撤零星防堡三百數十，扼守要隘，見番出則殺以創之；裁冗營，節經費，留備添戰艦、增海防之用。非敢菲薄前賢，詆毀時彥，好翻成案也；實見今日之事，非大改絃更張，無以善其後；故不顧險遠，不避嫌怨，冀效區區千慮一得之愚。乃事與願違，求歸不得。不但跋涉空勞，徒府衆怨，且進退維谷矣。知關綺注，並以附聞。伏乞教之！

九月二十八日

〔適按：最後兩件雖是光緒十八年九月寫的，因爲內容都與巡閱全臺防營有關，故提前編在這裡。〕

福建臺灣奏摺

侯官沈葆楨幼丹

請移駐巡撫摺（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）

奏爲臺地善後，勢當漸圖；番境開荒，事關剏始。請旨移駐巡撫，以專責成，以經久遠事。

竊臣等於十月二十七日將收回草房營地各情形奏明在案；因思洋務稍鬆，卽善後不容稍緩。惟此次之善後，與往時不同。臺地之所謂善後，卽臺地之所謂剏始也；善後難，以剏始爲善後則尤難。臣等曩爲海防孔亟，一面撫番，一面開路，以絕彼族覬覦之心，以消目前肘腋之患；固未遑爲經久之謀。數月以來，南北諸路，縋幽鑿險，斬棘披荆，雖各著成效；卑南、歧萊各處，雖分列軍屯，祇有端倪，尙無綱紀。若不從此悉心籌畫，詳定規模，路非不已開也，謂一開之不復塞，則不敢知；番非不已撫也，謂一撫之不復疑，則不敢必。何則？臺地延袤千有餘里，官吏所治祇濱海平原三分之一，餘皆番社耳。國家並育番黎，但令薄輸土貢，永禁侵陵，意至厚也。而奸民積匪，久已越界潛蹤，驅番佔地，而成窟穴，則有官未開而民先開者；入山既深，人迹罕到，野番穴處，涵育孳生，則有番已開而民未開者；疊巒外包，平埔中擴，鹿豕遊竄，草木蒙葺，地廣

番稀，棄而弗處，則有民未開而番亦未開者。是但言開山，而山之不同已若此。生番種類數十，大概有三：牡丹等社，恃其悍暴劫殺爲生，皆不畏死；若是者，曰兇番。卑南、埔裏一帶，居近漢民，略通人性；若是者，曰良番。臺北斗史等社，雕題斬面，向不外通，屯聚無常，種落難悉，獵人如獸，雖社番亦懼之；若是者，曰「王」字兇番。是但言撫番，而番之不同又若此。

夫務開山而不先撫番，則開山無從下手；欲撫番而不先開山，則撫番仍屬空談。今欲開山，則曰屯兵衛、曰刊林木、曰焚草萊、曰通水道、曰定壤則、曰招墾戶、曰給牛種、曰立村堡、曰設隘碉、曰致工商、曰設官吏、曰建城郭、曰設郵驛、曰置廝署；此數者，孰非開山之後，必須遞辦者？今欲撫番，則曰選土目、曰查番戶、曰定番業、曰通語言、曰禁仇殺、曰教耕稼、曰修道塗、曰給茶鹽、曰易冠服、曰設番學、曰變風俗；此數者，又孰非撫番之時，必須並行者？雖然此第言後山耳，其繁重已若此。

山前之入版圖也，百有餘年，一切規制何嘗具備。就目前之積弊而論，班兵之惰窳也、蠹役之盤踞也、土匪之橫恣也、民俗之恬淫也、海防陸守之俱虛也、械鬪繁曆之迭見也。學術之不明，庠序以容豪猾；禁令之不守，烟賭以爲饕餮。官斯土者，非無振作有爲、正己率屬之員，始苦於事權之牽制，繼苦於毀譽之混淆，救過不遑，計功何自？使不力加整頓，一洗浮澆，但以目下山前之規模，推而爲他日山後之風氣，雖多一新闢

之區，適多一藏奸之藪！臣等竊以爲未可也。

嘗綜前、後山之幅員計之，可建郡者三、可建縣者有十數，固非一府所能轄。欲別建一省，又苦器局之未成；而閩省向需臺米接濟、臺餉向由省城轉輸，彼此相依，不能離而爲二。環海口岸，處處宜防；洋族教堂，漸漸分佈。居民向有漳籍、泉籍、粵籍之分，番族又有生番、熟番、屯番之異；氣類既殊，撫馭匪易。況以剏始之事，爲善後之謀，徒靜鎮之非宜，欲循例而無自！使臣持節，可暫而不可常。欲責效於崇朝，兵民有五日京兆之見；倘逾時而久駐，文武有兩姑爲婦之難。

臣等再四思維，宜仿江蘇巡撫分駐蘇州之例，移福建巡撫駐臺，而後一舉而數善備。何以言之？鎮、道雖有專責，事必稟承督、撫而行；重洋遠隔，文報稽延，率意徑行，又嫌專擅。駐巡撫，則有事可以立斷，其便一。鎮治兵、道治民，本兩相輔也。轉兩相妨，職分不相統攝，意見不免參差，上各有所疑，下各有所恃，不賢者以爲推卸地步，其賢者亦時時存形迹於其間。駐巡撫，則統屬文武，權歸一尊，鎮、道不敢不各修所職，其便二。鎮、道有節制文武之責，而無遴選文武之權。文官之貪廉、武弁之勇怯，督、撫所聞與鎮、道所見，時或互異。駐臺則不待采訪，而耳目能周，黜陟可以立定，其便三。城社之巨姦、民間之冤抑，覩聞親切，法令易行，公道速伸，人心帖服，其便四。臺民烟癮本多，臺兵爲甚；海疆營制久壞，臺兵爲尤。良以弁兵由督、撫、提、標

抽取而來，各有恃其本帥之見。鎮將設法羈糜，只求其不生意外之事，是以比戶窺睹，如賈之於市、農之於田。有巡撫，則考察無所瞻徇，訓練乃有實際，其便五。福建地瘠民貧，州、縣率多虧累，恆視臺地爲調劑之區；不肖者飭法取盈，往往不免。有巡撫以臨之，貪贖之風得以漸戢，其便六。向來臺員不得志於鎮、道，及其內渡，每造蜚語中傷之；鎮、道或時爲所挾。有巡撫，則此技悉窮，其便七。臺民遊惰可惡，而實慙直可憐。所以常聞蠢動者，始由官以吏役爲爪牙、吏役以民爲魚肉，繼則民以官爲仇讐。詞訟不清，而械鬪、繁厝之端起；奸宄得志，而堅旗聚衆之勢成。有巡撫，則能預拔亂本而塞禍源，其便八。況開地伊始，地殊勢異，成法難拘；可以因心裁酌，其便九。新建郡邑，驟立營堡，無地不需人才；丞倅將領可以隨時劄調，其便十。設官分職，有宜經久者、有屬權宜者，隨事增革，不至糜食之虛糜，其便十有一。開煤、鍊鐵有第資民力者，有宜參用洋機者；就近察勘，可以擇地而興利，其便十有二。夫以臺地向稱饒沃，久爲他族所垂涎；今雖外患暫平，旁人仍眈眈相視；未雨綢繆之計，正在斯時。而山前、山後其當變革者、其當創建者，非十數年不能成功；而化番爲民，尤非漸漬優柔，不能渾然無間。與其苟且倉皇、徒滋流弊，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，事事得以綱舉目張，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計。況年來洋務日密，偏重在於東南，臺灣海外孤懸，七省以爲門戶，其關係非輕。欲固地險，在得民心；欲得民心，先修吏治、營政；而整頓吏治、營政

之權，操於督、撫。總督兼轄浙江，移駐不如巡撫之便。臣等明知地屬封疆，事關更制，非部民屬吏所應越陳；而夙夜深思，爲臺民計、爲閩省計、爲沿海籌防計，有不得不出於此者。敢不據實上聞，以爲芻蕘之獻！

謹將全臺善後情形及請移駐巡撫緣由，恭摺由輪船到滬付驛六百里馳奏。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遵行。謹奏。

南北路開山並擬布置琅環府後各情形摺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）

奏為南路開山已抵東南，北路開山已抵政策；並擬布置琅環、防後各情形，恭摺奏陳，仰祈聖鑒事。

奏臣等於十一月十五日將臺地衙後事宜及請移駐巡撫緣由，奏明在案；而於南北兩路開山、開路情形，未述詳確。

茲據據報稱：南路一帶自九月間袁開新率殺精一軍越尾番場而東，復其先陣以副將李光復前隊繼之；十月初一日，李督巡撫東，袁開新乃得收營前進；初七日至諸也葛社。自尾番場至諸也葛，計程不過數十里，而危險異常：上崖懸升，下壑背礮，山皆北向，日光不到，古木慘碧，陰風怒號，勇丁相顧失色，不能不中途暫駐，以待後隊之來。當袁開新駐營諸也葛之日，正復其光復内地辦理先務之時。內社地有老鵝石堵，裏番等

卽讀卽。以慰忠魂。伏乞聖鑒。訓示謹行。謹奏。

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（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）

奏爲臺地後山急須耕墾，請開舊禁，以杜訛索而廣招徠；恭摺馳陳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臣等於十二月初一日，業將南北路開通及擬將琅璫、旂後等處布置各情形奏明在案。是日，奉到本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諭：海防亟須認真講求，以期有備無患。淮軍應如何分紮要隘，着沈葆楨等酌度布置；南北開路以及郡城修築礮壘，並着該大臣等悉心經理，毋得稍形鬆懈；琅璫諸社亟須次第清查；北路生番撲犯碉樓、傷斃兵丁，亟應妥辦，着沈葆楨、文煜、李鶴年、王凱泰、潘霨派員設法招徠，隨時撫恤；招墾事宜仍商同羅大春認真籌畫；臺郡城工、安平礮臺一切工程，沈葆楨務當悉心經畫，毋得畏難思阻各等因，欽此。十二月初四日，復奉到本年十一月十三日上諭：琅璫一帶善後機宜，亟須悉心籌畫妥善，所有招撫生番及修城、開路各事宜，着沈葆楨、文煜、李鶴年、王凱泰、潘霨懔遵十月二十八日諭旨，妥爲布置，毋稍因循。沈葆楨等惟當於此時力圖自強之策，以期未雨綢繆，庶幾有備無患；黎兆棠現經簡放津海關道，着沈葆楨傳知病痊後迅速赴任，以重職守各等因，欽此。臣等伏讀之下，仰見聖謨遠大，欽感莫名。因思全臺後山除番社外，無非曠土。邇者南北各路雖漸開通，而深谷荒埔人蹤罕到，有可耕之

地，而無入耕之民。草木叢雜，瘴霧下垂，兇番得以潛伏狙殺。縱闢蹊徑，終爲畏途；久而不用，茅將塞之。日來招集墾戶，應者寥寥。蓋臺灣地廣人稀，山前一帶雖經蕃息百有餘年，戶口尙未充物。內地人民向來不准偷渡，近雖文法稍弛，而開禁未有明文，地方官思設法招徠，每恐與例不合。今欲開山不先招墾，則路雖通而仍塞；欲招墾不先開禁，則民裹足而不前。

臣等查舊例稱：臺灣不准內地人民偷渡；拏獲偷渡船隻，將船戶等分別治罪，文武官議處兵役治罪。又稱：如有充作客頭，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人，爲首者充軍，爲從者杖一百、徒三年；互保之船戶及歇寓知情容隱者杖一百、枷一箇月；偷渡之人杖八十，遞回原籍；文武失察者，分別議處。又內地商人置貨過臺，由原籍給照；如不及回籍，則由廈防廳查明取保給照；該廳濫給，降三級調用。又沿海村鎮有引誘客民過臺數至三十人以上者，壯者新疆爲奴，老者煙瘴充軍。又內地人民往臺者，地方官給照盤驗出口；濫給者，分別次數罰俸降調。又無照民人過臺，失察之口岸官照人數分別降調；隱匿者革職。以上六條，皆嚴禁內地民人渡臺之舊例也。又稱：凡民人私入番境者杖一百；如在近番處所抽藤、釣鹿、伐木、採櫟者杖一百、徒三年。又臺灣南勢、北勢一帶，山口勒石分爲番界；如有偷越運貨者，失察之專管官降調，該管上司罰俸一年。又臺地民人不得與番民結親，違者離異、治罪，地方官參處；從前已娶者，毋許往來番社，違

者治罪。以上三條，皆嚴禁臺民私入番界之舊例也。際此開山伊始、招墾方興，臣等揆度時勢，合無仰懇天恩，將一切舊禁盡與開豁，以廣招徠，俾無瞻顧。

嗣又據臺灣道夏獻綸詳稱：舊例臺灣鼓鑄鍋皿農具之人，向須地方官舉充，由藩司給照，通臺祇二十七家，名曰鑄戶；其鐵由內地漳州采買，私開私販者治罪。邇來海口通商，鐵効載在進口稅則；昔在內地之出，今自西洋而來，情形迥異。而不肖兵役人等往往向民間藉端訛索，該鑄戶亦恃官舉，任意把持，民甚苦之。又臺產竹竿，向因洋面不靖，恐大竹篷篾有關濟匪，因禁出口，以致民間竹竿經過口岸均須稽查。不知海船，蒲布皆可爲帆，無須用竹立之。屬禁，徒爲兵役留一索詐之端，民間多一受害之事；應請毋庸查禁等因。臣等思當茲開闢後山，凡百以便民爲急，不得不因時變通；合無再懇天恩，飭地方官將鐵、竹兩項悉弛舊禁，以斷胥役勒索之路，以濟閭閻日用之需。

愚昧之見，是否有當？理合恭摺由輪船內渡付驛六百里馳奏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遵行。

再，臣葆楨擬於本月初四日馳赴琅瑯察勘形勢，隨因感冒甚重，未能如期起行；俟調治稍痊，當即前往。謹以附陳。

至此摺係臣葆楨主稿，合併聲明。謹奏。

劉永勝、藍龍杞總唐初高等凡十一人，外男夫二百五十三名，或因積勞傷體，或因感受寒病，先後物故。農田督階等情事相間；另有候補內閣中書林齊衡，於去年秋間隨歸臣假其光駕營南路，防海關山，稱勞病故，均請照例。可否再懇天恩，勅諭俱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賜卹；其海軍員弁男丁仍附奉，附祠，以慰忠魂。據會同大學士一等伯直諭總督以李鴻章附片陳明，伏乞皇上聖鑒，皇上聖諭，訓示通行。謹奏。

商辦獅頭社番摺（光緒元年二月十七日）

奏爲恭報微臣葆楨抵臺日期，並將商辦獅頭社番情形，恭摺馳陳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臣等於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：沈葆楨等奏「履勘琅瑠形勢擬建城設官」一摺，卽着照所議行。該大臣等卽飭令委員將築城建邑等事，實力籌辦；其餘未盡事宜，並着隨時具奏。沈葆楨現在回省，着將船政應辦各事迅速料理，卽前往臺郡督飭該地方官將撫番開山事務，通籌全局，悉心經理，以副委任。刺桐腳莊民被生番戕害一案，着卽妥爲辦結等因，欽此。正月間，臣葆楨甫將船政銷案勾稽就緒；旋聞獅頭社番抗不交兇，且敢公然戕勇傷官，擬刻期渡臺，業經奏明在案。

二月初，將後膛洋槍等件陸續盤運登舟，候解到臺餉，分給洋將日意格西行采辦。臣葆楨卽於初十日發鹿門，十二日抵澎湖。登岸履勘副將吳奇勳所修礮臺工程，頗知

力求堅實；惟窮島荒陬，木料難致，尙未竣工。

十三日午後，抵安平。接見地方官，知王開俊失利之後，內外獅頭等社常結連黨羽，在刺桐腳沿海一帶伏路伺殺；風港、枋寮各處道路爲之不通。夏獻綸函商淮軍總統唐定奎，委副將王福祿接帶王開俊原營、劉璈率總兵朱名登一營並鎮海中營兩哨馳赴風港；唐定奎派提督王德成、周志本、張光亮先帶七營分紮枋寮、南勢湖、枋山等處；隨於本月初四日親統四營扼紮刺桐腳，以當其衝。據報：兇番晝則伏於莽中狙擊行人，夜則燎於山巔誘我出隊。軍民夫役零星行走者，往往爲所伺殺。唐定奎議：以該番恃密箐深林爲藏身之固，我進彼隱，我退彼見，與中原之剃髮、捻迴不相同。欲殲豺狼，必翦荆棘，各營添募土人幫同勇夫隨山刊木，務絕根株；並細訪附近奸民有接濟鹽米火藥者，按以軍法。所籌，深合機宜。竊思臣葆楨奉命巡臺，意在撫安番社；今易撫爲剿，甚非所以仰體朝廷仁愛之心。第獅頭社番前年伺殺委員王文槩勇夫，當時恐波及無辜，未經切實懲辦；乃聞日本兵退，遂欲焚滅莊民。曉諭頻仍，抗頑益甚，惡言四布，謂不屠不休。各莊婦孺環籬營門，致王開俊不及會商，孤軍深入，遂勾結龜紋等十八社阻險潛蹤，殞我良將；而琅瑯各社早經帖服者，亦因之觀望而有異心。若非震以天威，不特內患迭乘，外侮且因而狎至。臣等檄飭各營悉聽唐定奎調度，俟榛莽廓清後，按隘設碉，步步爲營，層層逼入；痛懲一、二社，諸社自當懾服輸誠，從而撫之，以爲一勞永逸之計。

：固不敢養灘以貽患，亦不敢嗜殺以貪功。其原駐琅璫之淮軍、原駐崑崙山之粵軍，仍照常堅紮，以鎮民番。至於中路、北路各處尙稱安謐，一切情形當更陸續奏聞。

愚昧之見，是否有當？謹先將商辦事宜，合詞恭摺由輪船赴滬付驛六百里馳陳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，訓示遵行。

再，此摺係臣葆楨主稿，合併聲明。謹奏。

遊擊王開俊回郵片（同上）

再，管帶福清左營、溫州右營游擊王開俊，本年正月初八日以入割禪回社番，遇伏陣亡；所有情形，經臣等奏明在案。該游擊任事勇往，氣性過人，久歷戎行，熟練兵書。上年割禪彰化土匪，甚為出力；奉事方毅之時，尤能密籌布置，深合機宜。此次以光番逆擾居民，驚不顧身，雖深入捐軀，而所殊番目，番衆亦復不少。忠貞至今尚未尋獲，聞者無不慨然。上年經臣等會摺奏保，以參將備先補用，並加副將銜。合無仰懇天恩，特將浙江溫州右營游擊王開俊照副將例從優賞卹，並賜加恩子敍，於臺南收建專祠；其隨同陣亡之哨長花備都司衝備先守備周占魁、藍備備先守備楊春秀、備先千總楊占魁及勇丁九十三名，並飭交部從優議卹附記，以慰忠魂。謹附片證明，伏乞聖諭諭訓示。謹奏。

經費，實以時日，定可收效。將來榮祿一節，已由總稅司轉德璽一詳卹來臺，只因臺北多雨少晴，是以累月尚未採勸減事；俟勸減後應如何開采？亦由王凱泰酌度機宜，總以恪遵諭訓，極自我操為主。所有臺灣應辦各事宜，臣自當與王凱泰悉心會商具奏後，再行內渡。至南洋機要，臣自知才力不及，業於正摺陳明；但稍有見聞，亦不敷不曉其悉，以冀一得之效。密奏陸續向南奉為章程定後，再行上聞。謹先將臺灣無庸另派大臣情形，附片陳明，伏乞照諭訓示。謹奏。

臺南撫番就緒淮軍陸續凱撤摺

（光緒元年六月十八日）

奏爲臺南撫番業已就緒，擬將淮軍陸續凱撤內渡，另調填梨，以蘇土氣而固疆防；恭摺仰祈聖鑒事。

竊臣等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業將臺南番社次第就撫情形，奏明在案。茲復准總統淮軍提督唐定奎報稱：五月十五日巡檢周有基帶至中心嵙社、媽梨也社、門栽米息社及新改之內永化社、外永化社番目乞降，即令薙髮，賞給衣履，宣示條款，均各俯首聽從而歸。十七日，千總郭占鼈復帶至大籠藪社、謝阿閣社、龜仔籠藪社番酋乞降，曉諭如前，亦皆欣躍以去。惟據率芒社目稟稱：逃北之北力力等五社與該社素不相能；該社今已歸誠，自當守法，恐北力力社仍復逞兇等語。當時諭以此後如有啓釁情事，不拘何社均

應控官候訊，分別曲直，不許擅自爭鬪。卽飭郭占鼈往諭北力力社相率來歸，毋得自外等因。又據淮軍營務處知府田勤生、鳳山縣知縣孫繼祖等稟稱：於五月十五日在刺桐腳地方設立招撫局，各薙髮番酋等帶同通事、書識前赴各社造具戶口清冊，一俟送齊，再行編驗，散給腰牌；其在社未薙髮之番，亦均發給剃刀，俾自薙髮，以昭畫一。該番裸居習慣，自見受撫番酋賞穿衣袴，各萌愧恥，競慕冠裳，時時來局請領衣袴爲式，學製改裝。又中紋、永化二社，各送番童二名，願入官學；擬於枋寮創建義塾，延師教導，俾通言語文字，有以自達其情，所有膏火口糧由官發給等因。臣等於此竊幸撫局之有成，而番族向化之有漸也。

惟淮軍自去秋渡臺以後，沿海設防，衝風冒雨，瘴癘交侵，物故者已不少；今年深入內山圍剿番社，披荆斬棘，越澗騰巖，艱險萬狀，將士勞苦之餘，加以疾疫，其甚者至一營無病之人僅二十有七。炎荒酷熱，深秋未已，爲日正長；大支勁旅，關國家元氣，非及早量移，恐有不堪設想者。臣等思剿務已畢，撫局亦有端倪，雖未敢大意疏防，亦須更番休息。因飭淮軍全數移回鳳山老營，以待內渡；先飭署臺防同知袁聞柝馳往接辦招撫事宜，復飭鎮臣張其光於前駐崑崙坳等處之四營內抽出六哨馳往會辦，總兵朱名登、副將王福祿兩營留紮刺桐腳，千總郭占鼈一營留紮南勢湖，調提督高登玉、副將李勝才帶蘭軍兩營由郡城前往墳槺琅橋，並調在省之王蔭南、林福喜兩軍來臺候遣。現准

唐定奎報稱：染疫最重之右軍正營、銘中左營，業於六月初一日先令啓程回鳳，其刺桐腳各營於初六日親督就道，南勢湖各營於初十日由提督周志本率帶回防，琅璣兩營俟蘭軍到齊當卽陸續凱撤等因。臣等一面飭船政局豫派輪船到旅後口拋泊，候其整隊登舟。惟局船均派差使前赴各口轉運，一時未能遽集。而臺地六、七月間風湧異常，非伺風浪稍平，口岸不能停泊。淮軍人數近萬，兼以疾病者衆，船位宜寬；官輪往來周轉曠日需時，恐傳染者多，省費而滋窒礙。擬更雇洋輪濟之，俾得迅速內渡。其病甚不能登舟者仍留鳳山調理，俟全愈後以局船送之北歸。

合將臺南撫番情形並淮軍凱撤內渡緣由，謹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恭摺由輪船內渡，發驛六百里馳奏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，訓示遵行。

再，此摺係臣葆楨主稿，合併聲明。謹奏。

臺北擬建一府三縣摺

(同日)

奏爲臺北口岸四通，荒壤日闢，外防內治，政令難周，擬建府治，統轄一廳三縣，以便控馭，而固地方；恭摺仰祈聖鑒事。

竊惟臺灣，始不過海外荒島耳。自康熙年間收入版圖，乃設府治，領臺灣、鳳山、諸羅三縣。諸羅卽今之嘉義；嘉義以北未設官也。郡南北各一百餘里，控制綽乎有餘。

厥後北壤漸闢，雍正元年拓彰化一縣，並淡水同知主北路捕務，與彰化知縣同城；蓋明知非一縣政令之所能周，特以創建城池籌費維艱，姑權宜從事焉已耳。雍正九年，割大甲以北刑名、錢穀諸務歸淡水同知，改治竹塹；自大甲溪起、至三貂嶺下之遠望坑止，計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。嘉慶十五年，復以遠望坑迤北而東至蘇澳止，計地一百三十里，設噶瑪蘭通判。則人事隨天時、地利爲轉移，欲因陋就簡而不可復得矣。

然由噶瑪蘭上抵郡城，十三日始達；由淡水上抵郡城，亦七日始達；而政令皆統於臺灣府。當淡水設廳之初，不特淡北三貂等處榛莽四塞，卽淡南各社亦土曠人稀；今則村社毘連，荒埔日闢。舊志稱東西相距僅十有七里，今則或五、六十里或七、八十里等等。蘭廳建治以後，由三貂嶺繞至遠望坑復增地數十里有奇；其土壤之日闢不同有如此者。

臺北海岸，前僅八里坌一口，來往社船不過數隻，其餘叉港支河僅堪漁捕；今則八里坌淤塞，新添各港口曰大安、曰後壠、曰香山、曰滬尾、曰鷄籠。而鷄籠、滬尾港門宏敞，舟楫尤多；年來夾板、輪船帆檣林立，洋樓、客棧闖闔喧囂；其口岸之歧出不同有如此者。

前者，臺北幅員雖廣，新墾之地土著既少，流寓亦稀；百餘年來休養生息，前年統計戶口，除噶瑪蘭外已四十二萬有奇。近與各國通商，華洋雜處，睚眦之怨卽啓釁端，

而八里坌一帶從教者漸多，防範稽查尤非易易：其民人之生聚不同有如此者。

臺地所產以鐵、煤、茶葉、樟腦爲大宗，而皆出於淡北。比年荒山窮谷栽種愈盛，開采愈繁，洋船盤運，客民叢集，風氣浮動，嗜好互殊；淡南大甲一帶與彰化昆連，習尤犷悍。同知半年駐竹塹衙門，半年駐艋舺公所，相去百二十里，因奔馳而曠廢，勢所必然；況由竹塹而南至大甲尙百餘里，由艋舺而北至滬尾、鷄籠尙各數十里；命盜等案屢見迭出，往往方急北轍，旋憂南顧，分身無術，枝節橫生。公事之積壓、巨案之諱飾，均所不免。督撫知其缺之難，必擇循吏、能吏以膺是選；而到任後往往賢聲頓減，不副所望，則地爲之也。其駕馭之難周又有如此者。

淡、蘭文風爲全臺之冠，乃歲、科童試廳考時，淡屬六、七百人，蘭屬四、五百人，而赴道考者不及三分之一；無非路途險遠，寒士艱於資斧，裹足不前。而詞訟一端，則四民均受其害：刁健者詞窮而遁，捏情控府，一奉准提，累月窮年；被誣者縱昭雪有期，家已爲之破。矯其弊者因噎廢食，概不准提；則廳案爲胥吏所把持，便無可控訴。而械鬪之畔，萌蘖乎其中。至徒、流以上罪名定讞後，解郡勘轉，需費繁多；淹滯歲月，賠累不貲。則消弭不得不巧，官苦之、民尤苦之：其政教之難齊又有如此者。

所以，前者臺灣道夏獻綸有改淡水同知爲直隸州、改噶瑪蘭爲知縣，添一縣於竹塹之請；臣鶴年、臣凱泰等正飭議試辦，臺事旋起，因之暫停。臺南騷動之時，即有潛窺

臺北之患；經夏獻綸馳往該處，預拔機牙，狡謀乃息。海防洋務，瞬息萬變，恐州牧尙不足以當之。況去年以來，自噶瑪蘭之蘇澳起，經提臣羅大春撫番開路至新城二百里有奇，至秀姑巒又百里有奇；倘山前之佈置尙未周詳，則山後之經營從何藉手？故就今日之臺北形勢策之，非區三縣而分治之，則無以專其責成；非設知府以統轄之，則無以挈其綱領。

伏查艋舺當鵝籠、龜崙兩大山之間，沃壤平原，兩溪環抱，村落衢市，蔚成大觀；西至海口三十里，直達八里坌、滬尾兩口，並有觀音山、大屯山以爲屏障，且與省城五虎門遙對：非特淡、蘭扼要之區，實全臺北門之管（鑰）。擬於該處創建府治，名之曰臺北府；自彰化以北直達後山胥歸控制，仍隸於臺灣兵備道。其附府一縣，南劃中樞以上至頭重溪爲界，計五十里而遙，北劃遠望坑爲界，計一百二十五里而近；東西相距五六十里不等，方圍折算百里有餘，擬名之曰淡水縣。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甲溪止，南北相距百五十里，其間之竹塹卽淡水廳舊治也；擬裁淡水同知，改設一縣，名之曰新竹縣。自遠望坑迤北而東，仍噶瑪蘭廳之舊治疆域，擬設一縣，名之曰宜蘭縣。惟鵝籠一區，以建縣治，則其地不足；而通商以後竟成都會，且煤務方興，末技之民四集，海防既重，訟事尤繁，該處向未設官，亦非佐雜微員所能鎮壓。若事事受成於艋舺，則又官與民交困。應請改噶瑪蘭通判爲臺北府分防通判，移駐鵝籠以治之。臣等爲外防內

治因時制宜起見；是否有當？伏懇天恩飭部議覆，俾有遵循。其建設城署、清查田賦及
教佐營汛應裁、應改、應增，容俟奉旨允准後，再由臺灣道議詳核奏，期臻周密。

至蘇澳以至歧藔，現恃營堡爲固；將來田畝開墾，商民輻輳，應否設官，容臣等隨時
察看情形，請旨定奪。

謹先將臺北議建府、縣緣由，合詞恭疏具陳；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訓示。
再，此摺係臣葆楨主稿，合併聲明，謹奏。

臺北銀購開採機器片（附照）

再，臺北開採一節，臺灣置夏歡納接辦委員何思榜、李彤思萬稱：自看採洋人從鹿
到臺灣，除風雨泥淖外，晴日必經赴山場，邀同羅勸。所有頭尾、八里坌逕雞籠沿溪產
煤各山，皆已周歷；或煤質輕鬆，或煤層淺薄，或水口當底，或山路崎嶇，均未合採。
惟雞籠附近之老寨坑、深澳坑、大水坑、竹駕所及雞籠附近之西腳亭、大坑埔、極去櫛
沖等處，煤質尚覺堅美，而以老寨坑爲最。且山程低平，車路易行，水口較近，運費亦
輕，開採尤便。既設廠興工，應採煤層深厚之處，以期經久不竭，免再挪移，致多動費
。老寨坑煤山共計三疊，均在山面，顯而易見。山底所蓄者數若干，一時未能深測，必
須購買洋製鑿山鋼鐵全副，並雇用鑽洋工二名前來探鑿，始便開坑等項；並就來嚮路、

求實務滿之號。總合兩片蘆明。伏乞聖鑑訓示。謹奏。

請獎剿番開山出力人員摺（光緒元年九月二十八日）

奏爲臺地剿服番社，開闢後山，各著成效；所有兩年以來在事出力之文武員弁以及紳士人等，謹遵旨擇尤保獎，以示鼓勵。恭摺彙單，仰祈聖鑑事。

竊臣等准兵部咨：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諭：沈葆楨等奏「請將開山出力員弁獎勵」一摺，福建臺灣府番地經沈葆楨等督率文武，次第開闢，漸著成效，在事出力各員弁，准其擇尤保獎，毋許冒濫等因。欽此。六月初三日，復奉到五月十一日上諭：沈葆楨等奏「南路剿番攻克各社情形」一摺，淮軍自到臺後，艱苦出力，准其擇尤保獎，以示鼓勵等因。欽此。臣等跪讀之下，感激莫名。

伏查本年獅頭社之變，臺南一帶紛紛蠢動，經唐定奎等督軍深入，搗巢攻險，將竹坑、本武、草山、內外獅頭等社先後剿克，其脅從之率芒、董的、南片、內龜紋、外龜紋、射不力、中紋、周式濫等社遂均惕息輸誠，甘受約束。時當盛暑，地入窮荒，各將士披荆斬棘，冒瘴衝烟，顛踣於懸崖荒谷之中，血戰於毒標飛丸之下，危苦萬狀，奮不顧身。除提督唐定奎係一品統兵大員，應如何賞賚獎異之處？臣等未敢擅擬；餘擇其尤爲出力者，擬請天恩從優獎敍，以資鼓舞。

至去年五月以來開山撫番，南路則由內埔、崑崙、諸也葛、大貓釐等處而入卑南；北路則由蘇澳、大南澳、三層城、馬隣溪、鯉浪港等處而抵加禮宛、秀姑巒；中路則由大坪頂、大水窟、鳳凰山、茅埔、東埔等處而抵霜山。計三路開地各數百里、百餘里不等，均係東馬懸車，縋幽鑿險，隨地隨時刦碉設堡，馘逆撫良，艱苦勞瘁亦比尋常行軍過之，其或襄贊機密於風鶴動心之日，或建築城壘於驚沙烈日之中，或涉重洋以購軍需，或冒奇險以籌接濟，或率偏師以扼要隘，或捕積匪以靜內訌，或司偵探以濟兵謀，或聯鄉團以固邊圉；均能始終勤奮，著有成效。自應先行擇尤錄功，用示勸勉。

臣等謹遵前旨，不敢冒濫；逐一核實，臚列清單，恭呈御覽。合無仰懇聖恩，准予獎敍，以資觀感而勵後來。除將出力稍次者咨部核獎外，謹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恭摺附驛具陳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，訓示遵行。

再，此摺係臣葆楨主稿，合併聲明。謹奏。

請獎閩防各員片（同上）

再，上年四月間，臣葆楨奉命督叢，以省門為根本策地，船廠尤關係廣輕，因奏請在舊前任陝西布政使林壽慶參備廳地，併隨時審看海口情形，以固廈門門戶；隨即派文選、照驗年審諸該關司員近海防，均奉旨允准在案。該關司員防部編號各口，規制禁臺